

文
筆

考

(小琅嬛叢
記之一)

阮
福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賦

話（及其他一種）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文
筆
考

此 據 文 選 樓 叢 書
本 排 印 初 編 各 叢
書 僅 有 此 本

文筆考

清 揚州阮 福撰

文筆二字。唐以前之書。分之甚明。往往有善屬文。長于筆之稱。至宋元以後。無此稱矣。家大人以此策問學海堂諸人。命福先對。爰考之諸書。得廿餘條。列之成篇。後堂中諸人所對。亦皆精確。有福有而彼無者。福無而彼有者。劉君天惠。梁君國珍。侯君康。梁君光釗。四篇爲最。已刻入學海堂集矣。福今將四君之作。及福之所對。合錄成冊。并謹將家大人掇經室集中。凡論文筆文韻之作。錄出四篇。冠諸卷首。

文言說

掇經老人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說文。言。从口。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難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

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以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得爲文。不得以詞卽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卽如樂行憂遠。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溼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卽象其形也。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掣經老人

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爲文。於

古有徵乎。曰事當求其始。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古人言貴有文。孔子文言。實爲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成韻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信屈灑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爲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以後。溺于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于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經卽子。非子卽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合于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于奇偶之間。經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尙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尙奇。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況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卽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爲古文者。爲其別于四書文也。爲其別于駢偶文也。然四書文之體。皆以比偶成文。明史選舉志曰。四子書命題代古人語氣體用。排偶謂之八股。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且洪武永樂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卽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後。氣機始暢。篇幅始長。筆近八家。便于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後而昧于前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

宋四六爲一脈。爲文之正統也。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爲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爲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爲文也。非文者。尙不可名爲文。況名之曰古文乎。或問曰。子之所言。偏執已見。謬託古籍。此篇書後。自居何等。曰。言之無文。子派襍家而已。

與友人論文書

孳經老人

讀足下之文。精微峻潔。具有淵源。甚善甚善。顧蒙來問。謹陳陋識焉。元謂古人于籍史奇字。始稱古文。至于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揄揚。著于後嗣。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范。體制和正。氣息淵雅。不爲激音。不爲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盛于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能矣。近代古文名家。徒爲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趨之。元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擬之。溜澠不能同其味。宮徵不能壹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強己。若謂前人拙樸。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爲然也。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留意。選序之法。于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爲其以立意紀事爲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爲古文者。以彼所棄。爲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于文章。有別。千年墜緒。無人敢言。偶一論之。聞者掩耳。非聰穎特達。深思好問。如足下者。元未嘗少爲指畫也。嗚呼。修塗具在。源委遠分。古人可作。誰與歸歟。惟足下審之。

文韻說

聖經老人

福間曰。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據此。則梁時恆言有韻者乃可謂之文。而昭明文選所選之文。不押韻脚者甚多。何也。曰。梁時恆言所謂韻者。固指押脚韻。亦兼謂章句中之音韻。卽古人所言之宮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福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所論于梁以前。曰。此不然。八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詠歎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不皆然。而沈約矜爲狃狹。故于謝靈運傳論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曰。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于理合。匪由思至。又沈約答陸厥書云。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休文此說。實指各文章句之內。有音韻宮羽而言。非謂句末之押脚韻也。卽如雌霓連雄霓。字必讀仄聲是也。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亦祇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脚韻也。四六乃有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爲無韻之文也。昭文所選不押韻脚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聲音者。所謂韻也。休文所矜爲狃狹者。謂漢魏之音韻。乃暗合于無心。休文之音韻。乃多出于意匠也。豈知漢魏以來之音韻。溯其本原。亦久出于經哉。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千古先章之祖。文言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焉。卽如濕燥龍虎觀上下八句。何等聲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顛倒。若改爲龍虎燥濕觀。卽無聲音矣。無

論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四句不可錯亂。若倒不知退于不知忘不知喪之後，即無聲音矣。此豈聖人天成暗合全不由于思至哉。由此推之，知自古聖賢屬文時，亦皆有意匠矣。然則此法肇開于孔子，而文人沿之。休文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正所謂文人相輕者矣。不特文言也，文言之後，以時代相次，則及于下子夏之詩。大序序曰：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譎諫。又曰：長言之不足，則嗟歎之。鄭康成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主文主于樂之宮商相應也。此子夏直指詩之聲音而謂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則孔子文言之義益明矣。蓋孔子文言繫辭亦皆奇偶相生，有聲音嗟歎以成文者也。聲音即韻也。詩關雎鳩洲逮押腳有韻，而女字不韻，得服側押腳有韻，而哉字不韻。此正子夏所謂聲成文之宮羽也。此豈詩人暗于韻合，匪由思至哉。王懷祖先生云：三百篇用韻，有字字相對極密，非後合。精桐鳴矣。生矣。于彼于彼，高岡朝陽，華靡靡，斐斐，嗒嗒，無一字不相韻。此豈詩人天成暗合，全無意匠於其間哉。此即子夏所謂聲成文之顯然可見者。其不可見者，後人無述可尋矣。子夏此序文選選之，亦因其中有抑揚詠歎之聲音，且多偶句也。鄉人邦國偶一風教偶二志為詩偶三手之足人倫教化風俗偶七八化下刺上偶九言之聞之偶十禮義政教偶十一國異家殊偶十二傷人倫哀刑政偶十三發乎情止乎禮義偶十四謂之風謂之雅偶十五繫之周繫之召偶十六正始王化偶十七哀窮偶思賢才偶十八其偶之長者如周公綜而論之。凡文者在聲為宮商，在色為翰藻，即如孔子文言雲龍風虎一節，實千古宮商翰藻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節，實千古嗟歎成文之祖。子夏詩序情文聲音一節，實千古聲韻性情排偶之祖。吾固曰韻者即聲音也，聲音即文也。韻字不見于說文，而王復齋

音从勻許氏所未收之古文也。然則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奧折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沈約之說，或可橫指爲八代之衰體。孔子子夏之文體，豈亦衰乎？是故唐人四六之音韻，雖愚者能效之，上溯齊梁，中材已有所限。若漢魏以上，至于孔卜，此非上哲不能擬也。乙酉三月，閱兵香山，阻風舟中，筆以訓福。

學海堂文筆策問

聖經老人

問六朝至唐，皆有長於文，長於筆之稱。如顏延之云：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是也。何者爲文？何者爲筆？何以宋以後不復分別此體？

男福謹擬對曰：自明人以唐宋八家爲古文，於是世之人惟知有唐宋古文之稱。竊考之唐以前所稱，似不如此也。唐人每以文與筆並舉，又每以詩與筆並舉，是筆與詩文似有別也。由唐溯晉，則南北朝文筆之稱多見於史，分別更顯矣。況金樓子文心雕龍諸書極分明哉。謹綜六朝唐人之所謂文，所謂筆，與宋明之說不同而見於書史者，類列之，以明其體矣。

漢書樓護傳：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

晉書蔡謏傳：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

宋書傅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

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北史魏高祖紀。帝好爲文章。詩賦銘頌。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魏書溫子昇傳。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

北史溫子昇傳。張臯寫子昇文筆。傳于江外。

北齊書李廣傳。廣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爲之敍。

陳書陸瑋傳。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劉師知傳。師知好學。有當世才。博涉書傳。工文筆。

徐伯陽傳。伯陽年十五。以文筆稱。

按文筆之分稱。此最顯然有別。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閭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

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辨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榘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至如象繫風雅名譽農刑虎炳豹鬱彬彬君子卜談四始李言七略源流已詳今亦置而弗辨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遣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徧觀文士略盡知之至于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夫今之俗搢紳椎齒閭巷小生學以浮動爲貴用百家則多尙輕側涉經記則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豕足隨時之義牛頭馬婢彊相附會等張君之弧徒觀外澤亦如南陽之里難就窮檢矣

按福讀此篇與梁昭明文選序相證無異呈家大人家大人甚喜曰此足以明六朝文筆之分足
以證昭明序經子史與文之分而余平日著筆不敢名曰文之情益合矣
劉總文心雕龍總術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按文筆之義此最分明蓋文取乎沈思翰藻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辭聲韻者爲文筆从丰亦名不

聿聿述也。故直言無文采者爲筆。史記春秋筆則筆。是筆爲據事而書之證。

南史孔珪傳。高帝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陳書岑之敬傳。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辭筆。

按辭亦文類。周易繫辭。漢儒皆謂繫辭爲卦爻辭。至今從之。繫辭上下篇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以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據此諸文。則明指卦爻辭謂之繫辭。孔子之上下二篇。乃繫辭之傳。不得直謂之繫辭也。今本無傳字。釋文王肅本原有傳字。其謂之繫辭者。繫屬也。繫辭卽屬辭。猶世所稱屬文焉爾。然則辭與文同乎。曰否。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咏之辭。是文者音韻鏗鏘。藻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之近于文。而異乎直言者耳。又按辭本是詞字。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从言。从司。釋名曰。詞。嗣也。令撰善言相續嗣也。然則詞之从司。卽有繫續之意。詞爲本字。辭乃假借也。孔子十翼繫辭傳。文言皆多用偶語。而文言幾于句句用韻。繫辭雖是傳體。而韻亦非少。繫辭傳上下篇用偶者三百二十人。所舉文言中偶句韻語之義相合。此文與辭區別之證也。楚國之辭稱楚辭。皆有韻。楚辭乃詩之流。詩三百篇。乃言語有文辭之至者也。

王充論衡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乃彰萬世

按此筆卽記事之燭

梁書任昉傳昉尤長載筆才思無窮

按南史本傳作尤長爲筆沈約傳云彥昇工於筆攷禮記史載筆任彥昇長于碑版亦記事之屬故曰筆

唐書蔣偕傳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

按此筆亦記事之屬

陳書徐陵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

陸瓊傳瓊素有令名深爲世祖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敕付瓊

按此筆謂詔制碑版文字故唐張說善碑誌稱燕許大手筆

梁書劉潛傳潛字孝儀祕書監孝綽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

按詩亦有韻者故與筆對舉明筆爲無韻者也上曰工屬文下曰筆曰詩蓋詩卽有韻之文與散體稱筆有別

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

按此文章是有辭有韻之文。詩又有韻之文之一體。故以文章詩筆並舉。

梁書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論文曰。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媿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

北史蕭圓肅傳。圓肅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

劉禹錫中山集。祭韓侍郎文。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舉楫。卒不能困。

趙璘因畫錄。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

金元好問詩云。杜詩韓筆。然來讀似信靡。

姑蘇處。振水于此。

杜甫寄賈司馬嚴使君詩。賈筆論孤憤。韓詩賦幾篇。

按此皆以詩與筆並舉。

南齊書高逸傳。歡口不辨。善於著筆。

按此筆爲無藻韻之著作之名。

晉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

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聲去煒曄而譎詭。

按此賦賦及十體之文。不及傳志。蓋史爲著作。不名爲文。凡類于傳志者。不得稱文。是以狀文之情。分文之派。晉承建安。已開其先。昭明金樓。實守其法。

附錄文筆者

南海劉天惠

或謂文莫高於昌黎。韓筆杜詩。吟自好。問孟詩韓筆。說始趙璘。猶以爲筆亦文之稱耳。及讀劉禹錫中山集祭韓侍郎文。曰。子長在筆。我長在論。以矛陷盾。卒不能困。是不以能文許昌黎也。梁元帝金樓子云。不便爲詩如閤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謂之文。文心雕龍云。有韻者謂之文。無韻者謂之筆。其言文與筆顯然有別。始甚訝之。爰考於史傳而究其名義。然後所謂文所謂筆者。始明白可見焉。漢書賈生傳云。以能誦詩書屬文聞於郡中。終軍傳云。以博辨能屬文聞於郡中。司馬相如敘傳云。文豔用寡。子虛烏有。揚雄敘傳云。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至若董子工於對策。而敘傳但稱其屬書。馬遷長於敘事。而傳贊但稱其史才。皆不得提能文之譽焉。蓋漢尙辭賦。所稱能文必工於賦頌者也。藝文志先六經。次諸子。次詩賦。次兵書。次術數。次方技。六經謂之六藝。兵書術數方技亦子也。班氏序諸子曰。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支與流裔。據此則西京以經與子爲藝。詩賦爲文矣。詩賦家有隱書十八篇。蓋隱其名而賦其狀。如射覆之類。至於設問亦賦之流。故皆謂之文。東方朔傳載荅客難。非